

鳥與文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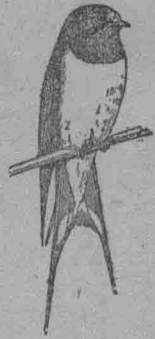
賈祖璋著

廈門市

中山圖書館



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九日



燕

一名稱與種類

自從春風吹醒了芳草以後，依依裊裊的楊柳垂枝的點點銀色芽苞中，抽放着淺黃嫩綠的新葉；矗立的桃李枯樞間，也含着嬌紅潔白的花蕊。當晶瑩和暖的陽光照耀萬物的時候，在這紅桃綠柳的中間，我們更容易發見一種呢喃軟語，輕颺梭穿的鳥類，那就是燕子。牠是我們最熟知的一種鳥類。你看「燕燕於飛，差池其羽」，「燕燕於飛，頡之頡之」，「燕燕於飛，上下其音」，（詩經邶風）二千餘年以前的詩人，已經能夠這樣很細膩的描寫牠的生活情形了。不論何種比較爲我們所熟知的鳥類，每每因了地域或時代的關係，發生許多異名，燕也是這樣。

𪇧 「燕燕𪇧。」注：「齊人呼𪇧。」（爾雅）

「燕一名鷦鷯，齊曰燕，梁曰𪇧。」（廣雅）

乙 「齊魯謂之乙，取其名自呼。」（說文）

「燕字篆文象形。乙者其名自呼也。元者其色也。鷦鷯食之則死，能制海東青鷦，故有鷦鳥之稱。能

興波祈雨，故有游波之號；雷數云：「海竭江枯，投游波而立沉，」是矣。京房云：「人見白燕，主生貴女，故燕名天女。」（本草綱目）

鵲 見前。

意而「鳥莫智於意而，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，雖落其實，棄之而走；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，社稷存焉爾。」（莊子）

「周穆王迎意而子居靈卑之宮，訪以至道。後欲以爲司徒，意而子愀然不悅，奮身化作元鳥，飛入雲中。故後人呼元鳥爲意而。」（瑯嬛記）

元鳥 見乙，見意而。

「仲春之月，元鳥至。……仲秋之月，元鳥歸。」（禮記月令）

「天命元鳥，降而生商。」（詩經商頌）

玄鳥 元與玄通，故元鳥或作玄鳥。

鳥衣 「鳥衣澹碧空」（李嶠燕詩）

鷺鳥 見乙。

「燕一名天女，一名鷺鳥。」（古今注）

朱鳥 「廣雅又以朱鳥爲燕。」（爾雅義疏）

游波 見乙。

天女 見乙，見鷺鳥。

嫫（記）

「昔有燕飛入人家，化爲一小女子，長僅三寸，自言天女，能先知吉凶。故至今名燕爲天女。」（瑯

神女 「燕一名神女。」（中華古今注）

這裏只想考查燕的各種別名；引用文詞中，或爲神話，或涉迷信，均所不計。連原名燕，疊名燕燕，並現在通稱的俗名燕子，如是一共有十五個名稱。但所謂燕者，我國所產，並不是只有一種；這在古人，也已經明白再錄一些舊記載在這裏：

社燕 「巢於梁間，春社來，秋社去，故謂之社燕。棲於崖巖者爲土燕。」（廣雅）

土燕 見社燕。

「石燕似蝙蝠，口方，食石乳汁。」（廣志）云燕有三種，此則「土燕乳於巖穴者」是矣。」（本草綱目）

石燕 見土燕。

越燕 「燕有兩種，紫胸輕小者是越燕，有斑黑而聲大者是胡燕。陶隱居曰：『越燕多在堂室中梁上作巢；胡燕多在檐下作巢。』」（本草綱目）

胡燕 見越燕。

漢燕 「世說麤泥爲窠，聲多稍小者，謂之漢燕。」（酉陽雜俎）

紫燕 「紫燕來巢，主其家益富。此燕與烏燕同類而異。凡名曰含胡兒，又名黃腰燕子。營巢卻與烏燕

絕不相似。」（田家雜候）

烏燕 見紫燕。

含胡兒 見紫燕。

黃腰燕子 見紫燕。

沙燕 明顧璘有詠沙燕賦，別無記載。

歸納上列十一種的名稱，可得四種燕子：

1 社燕即越燕或漢燕，亦名烏燕，就是我們最習見的普通燕。形體稍小，巢於梁間。

2 胡燕即紫燕，俗名含胡兒或黃腰燕子。巢長，作壺形，不似普通燕那樣作兜形。今名爲赤腰燕者是。

3 土燕即石燕，巢巖穴中。

4 沙燕自爲一種，今名穴沙燕。

普通的燕是 *Hirundo rustica gutturalis* Scop.，古來關於燕的種種記載，大半是指這一種；形態

和習性，且待下文再詳。

赤腰燕和普通的燕同屬，近緣有多種，最常見的一種是 *H. daurica nepalensis* Hodgs. 腰和下背作橙赤色，以是爲名。胸部有黑色細條紋，所以英名爲 Striated Swallow。背面黑色，尾羽不似普通燕那樣有白點，形體較大。巢作壺形，也是一個異點。此種鳥類是我國長江下游極常見的夏鳥。飛行沒有普通燕那樣迅疾。常翱翔於空中，特別是將雨的天氣，在湖上或空中覓食的時候，最爲常見。

石燕 [*Ptyonoprogne rupestris* (Scop.)] 尾羽較短，邊尾羽有白點。上部灰褐，腹面赤褐，腿部裸出，是牠的特點。分布區域很廣，從太平洋沿岸一直到印度、歐洲和非洲北部。大衛 (David) 氏說：「中國西部和蒙古的山上，各處都有。」在雲南的東部，大概牠是居留的。魏爾特 (Wilder) 哈柏德 (Hubbard) 二氏說：「夏季很普通的見於各處山頂和深峽中。」巢和家燕相似，常在突出的巖石下面。

沙燕是較爲小形的一屬，普通所見者爲 *Riparia riparia jinnae* (Lönberg)，尾羽也短，上面灰褐色，腹面潔白。魏爾特和哈柏德二氏說：直隸平原的泥沙灘上，極爲常見。其繁殖地，則在蒙古邊界。巢築在極低的隄岸下。明代顧璘有一篇詠沙燕賦，爲關於此鳥的惟一舊記載，序端數字，對於牠的習性，記得很確實，茲將全文照錄於此：「河朔之野，川厓壁起，有鳥曰沙燕，穴居澹化，以陋見全，厥類日夥。人舟過驚，則飛噪憑怒；余與八厓子惡其驕也，並作賦詠焉。嗤彼沙燕，翺翺川湄，不巢而穴，託體何卑？族類冗瑣，毛羽襍沓，大不盈握，弱靡自持；象應玉釵，棲惴華棖，祥乖元卯，貴失烏衣。堞塊墮戶，鼠壤資饑，朗日弗照，清風鮮吹。童稚攸害，跌轢橫施；莫假繒繳，矧乎網罟。嗚呼，是淫譟而雜處，惡淫而居下者耶？是獮以爲魚，鳶以爲鼠者耶？是泥啄而

風舉者耶？是旅獷羊以爲厲藪者耶？羽不飾旌旄，肉不登鼎俎；狡伏而惡寒，躁動而附暑。譬之人倫，穿窬是伍，請付之鬻釜。」費采有一首土燕詩，也似在描寫這種沙燕：「利喙穿虛壤，卑棲足自支。晚歸先認穴，春哺亦知時。避隼棲林莽，隨蟲掠水湄。畫梁原不愛，於世更何疑。」

二 習 性

此種習見的鳥類，形態方面，實亦無庸多事陳說；若引用科學上的詳細記載於此，恐反令讀者索然寡味。李時珍云：「大如雀而身長，箭口，豐頰，布翅，歧尾。」這可算已經將牠的概形完全寫出了；現在就進而記述牠的生活情狀。牠築巢於我們屋內，是在鳥類中爲惟一的例，尤其對於我們十分親近，爲可愛悅。有人曾以之和雀相比，云：「黃雀之爲物也，日遊於庭，日親於人，而常畏人，而人常撓之。元鳥之爲物也，時遊於戶，時親於人，而不畏人，而人不撓之。彼行促促，此行伴伴；彼鳴啾啾，此鳴鏘鏘；彼視矍矍，此視汪汪；彼心戚戚，此心堂堂。」（譚子化書）誠然，這是一部分是眞理的話。野生鳥類，與人若是親近，除燕子以外，再沒有別的了。巢作兜形，從池沼邊或水潭中銜泥，丸成小球，再和羽毛雜草等堆合而成。這個銜泥築巢的現象，古人作爲極好的詩料：

「卷幕差池燕，常銜濁水泥，爲黏朱履迹，未等畫梁齊。舊點痕猶淺，新巢緝尙低，不緣頻上落，那得此飛棲。」（顧况：空梁落燕泥）

拂衣。」

「前村春社畢，今日燕來飛。將補舊巢闕，不嫌貧屋歸。銜泥和草梗，倒翅過柴扉。豈比驚丸鳥，迎人欲微吟。」（梅堯成燕）

「雙燕銜泥日，深堂拂玉琴。不教闌閣戶，乃見主人心。掠水飛殊捷，迎風去已禁。短書猶可寄，聊爾託微吟。」（梅堯成燕）

「銜泥舊燕壘新巢，來往如辭曲折勞。蝸舍雖微足容爾，畫梁爭得幾多高？」（劉秉忠留燕）

「海棠開後月黃昏，王謝樓臺寂寂春。柳外東風花外雨，香泥高壘畫堂新。」（張弘範新燕）

巢築成後，我們長江一帶以及北部，約在五月中產卵。在福建，大概四月就產卵，因為五月的第二或第三星期，已見雛鳥飛翔。日本的燕，據仁部富之助氏在秋田縣調查所得的詳細情形，可作我們的參考，他說：「產卵期為五月和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的兩回。營巢的親鳥數，第二回約為第一回的七成。每產三卵至七卵，平均五卵；第二回的平均數，約少半顆。每巢孵化的雛，二羽至七羽；孵化率和別種鳥類同樣，第二回較第一回為劣。伏卵日數，第一回平均為十四日七，第二回十四日，是因春季較夏季溫度稍低之故。」

不論何種鳥類，哺育雛鳥，總是異常辛苦的。白居易有一首詩，雖然他作詩的本意，是在後半的寓意，而且說燕子的食物為青蟲，不合事實，但描寫哺雛的情況，實在形容盡致，活現紙上：

「梁上有雙燕，翩翩雄與雌。銜泥兩椽間，一巢生四兒。四兒日夜長，索食聲孜孜。青蟲不易捕，黃口無飽期，嘴爪雖欲弊，心力不知疲。須臾千來往，猶恐巢中饑。辛勤三十日，母瘦雛漸肥。喃喃教言語，一一刷毛

衣。一旦羽翼成，引上庭樹枝，舉翅不回顧，隨風四散飛。雌雄空中鳴，聲盡呼不歸，卻入空巢裏，啾啾終夜悲。燕燕爾勿悲，爾當反自思，思爾爲雛日，高飛背母時，當時父母念，今日爾應知。」（燕詩示劉叟）

燕子的腳，甚爲孱弱，除銜泥啄草外，不常下降地面；雙翼十分強健，所以時時迴翔空中。飛翔的速度很大，據說一小時可以行一百八十哩；但因種種的阻礙，或隨時的休息，平均總不過三十六七哩而已。

燕子的歌鳴，也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。有輕快流利的調子，有清脆婉轉的音節。或隨飛隨鳴，如仙音飄墮；或幽棲低唱，若喁喁私語。傍晚的時候，見牠們並棲電線上，顫搖小首，流出微音，這是天然的樂音，也是天然的樂譜。我們細辨牠的鳴聲，有時好像語言，差不多在對我們說：

「借你屋來住，

不喫你米，

不喫你糲，

只借你屋來住。」（你作複數用，照海寧俗音，讀作「奶。」）

所以在詩詞中，就每以「語」字來形容牠的歌鳴，例如：

「湖南爲客動經春，燕子銜泥兩度新。舊入故園嘗識主，如今社日遠看人。可憐處處巢居室，何異飄飄託此身。暫語船檣還起去，穿花貼水益霑巾。」（杜甫：燕子來舟中作）

一年去年來來去忙，春寒煙暝渡瀟湘。低飛綠岸和梅雨，亂入紅樓揀杏梁。閑几硯中窺水淺，落花徑

裏得泥香。千言萬語無人會，又逐流鶯過短牆。」（鄭谷燕）

「一別天涯十見春，重來白髮一番新。心知話盡春愁處，相對依依似故人。」（李純甫燕子）

「三月巢乾雛未成，茅堂來往日營營。說殘午夢千聲巧，剪破春愁兩尾輕。宮柳陰濃金鎖合，水芹香細綠波晴。畫欄十二無人倚，一半梨花一半鶯。」（朱訥燕）

「江南燕，輕颺繡簾風。二月池塘新社過，六朝宮殿舊巢空。韻頗恣西東。王謝宅，曾入綺堂中。煙徑掠花飛遠遠，曉窗驚夢語忽忽。偏占杏梁紅。」（王琪望江南）

燕子不但鳴聲悅耳，不但依依可人；而且牠對於我們，還有極大的實利關係。牠到我們這裏來築巢育雛的時候，正是害蟲開始猖披跋扈的當兒。牠雖然僅僅借住我們一些房子，卻與我們許多酬報；牠隨時隨地，捕取那些毀滅我們重要農作物的害蟲為食餌，使我們得有較多量的收穫，牠的功勞，真是偉大。美國的學者，當一次蝗害發生的時候，捕取鳥類，施以解剖，僅八羽的燕，發見胃中有蟲三百二十六隻；你想我們整天所見成千成萬的活潑飛翔的燕，牠們所撲滅的害蟲數，將如何計算呢？再想，這無量數的害蟲，假如沒有牠們來撲滅，又將發生何種現象呢？

三 爲誰歸去爲誰來

「一燕海上來，一燕高堂息，一朝相逢遇，依然舊相識。問余何來遲？山川幾紆直？答言海路長，風馳飛

無力。昔別縫羅衣，春風初入帷；今來夏欲晚，桑蛾薄樹飛。」（吳均：贈杜容成）

「雙燕今朝至，何時發海濱。窺人向檐語，如道故鄉春。」（徐璧：春燕）

「燕子營巢得所依，銜泥辛苦傍人飛。秋風一夜驚桐葉，不戀雕梁萬里歸。」（劉子翬：燕子）

照這幾首詩的意思，以及禮記·月令所云：「元鳥至」和「元鳥歸」，可見古人已經承認燕爲候鳥，是有來又有去的了。但他們並不瞭解去至何方，所以到了後來，反多誤解；或以爲牠去到烏衣國那樣神幻的地方，如李晏贈燕詩云：「王謝堂前燕，秋風又送歸。向人如惜別，入戶更低飛。海關迷煙島，樓高近落暉。不知從此去，幾日到烏衣。」這當然只可作他是文學的玄想，不能作眞事實看。或以爲牠冬季蟄伏而不渡海，如李時珍云：「其去也，伏氣蟄於窟穴之中；或謂其渡海者，謬談也。」文昌雜錄更說：「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，仲春復來。昔年，因京東開河，岸崩，見蟄燕無數，乃知燕亦蟄爾，驚蟄候中氣乃出，非渡海也。」大衛氏說，從鄉人處聽來，大羣的石燕，冬季是失去知覺而伏處巖穴中。賴吐稅（La Touche）氏說，中國人誤認燕子的移徙現象，較中世紀的歐洲更甚；無知識的人以爲鳥類自然是蟄伏的。這個見解，大概起源於蝙蝠的誤認。也是賴吐稅氏所說，蝙蝠和燕子的稱呼，我國北方，聲音極相近似。我們因了這個指示，找到郝懿行、爾雅疏，蝙蝠條下注云：「新序雜事五云：『黃鵠白鶴，一舉千里；使之與燕服翼，試之堂廡之下，廬室之間，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。』」王德瑛說：「燕服翼是一物，今東齊人謂之燕蝙蝠是也。」蝙蝠亦冠以燕名，可見確是極易誤會的了。

對於燕子來去的現象，現在可將科學上所得的材料來轉述一遍，以明真相：原來燕子（專指普通的家燕）的分布區域極廣，據培克（Baker）氏說：「冬季遠至澳洲，並發現在亞洲東南的全境。」是以劉氏說牠「萬里歸」並不為過，只是牠仍在人世之間，並非如李氏所設想，到一處仙境的烏衣國罷了。春季就又北行，二月上旬，到我們較為溫暖的廣東境內；三月初到達福建；中旬就可在長江一帶見其蹤跡；黃河流域，大概要遲至四月初，更北的地方，更在其後了。歸程開始於八月，終於十月；有些特殊的例外，可以遲留到十一月中。又和別種的候鳥同樣，除長江以北的極為寒冷的地方外，若廣東等較為和暖之處，有少數是終年迷留不歸的。不過牠們仍是活潑生動，並不伏氣蟄居。

癡憨的詩人，又曾經疑問地說：「翩翩雙燕畫堂開，送古迎今幾萬回；長向春秋社前後，爲誰歸去爲誰來？」（歐陽澥）這雖然只是一首極有趣味的詩歌，但我們假如撥去欣賞的態度，我們可以發見一個燕子何以會移徙的問題。不過這個問題，頗爲複雜，非三言兩語可以結束，讀者如有興趣，請參閱拙著《鳥類概論》一書（商務印書館出版）裏面有很詳細的解釋，此地不再縷陳了。

四 舊地重臨

現今科學上，爲研究候鳥遷徙的途徑，或飛行的速力等，常設法捕取野鳥，於其足上，繫以標幟，釋之使去；到了別處，再行捕住，以便考查與計算。燕子的巢居，據最近日人仁部富之助氏的研究，確有回歸舊處的

習性。我國證明此事，乃在二千餘年以前；據說吳王宮人，嘗翦去燕爪，以驗牠能否重來。這樣遊戲的事情，倒暗合於科學的研究呢；假如被熱心保存國粹的人觀察到，定要擴大其詞，以一概全，說我國本是科學的發源地而自豪了。後來晉人傅咸，也作過一次實驗，他在燕賦的序文中說：「有言燕今年巢在此，明年故復來者。其將逝，翦爪識之，其後果至焉。」這翦爪是用以誌認的一種方法。另有一法，以縷繫其足：「霸城王整之姊，嫁爲衛敬瑜妻，年十六而敬瑜亡。父母舅姑，咸欲嫁之，截耳爲誓，乃止。所住戶有燕巢，常雙飛來去。後忽孤飛，女感其偏棲，乃以縷繫腳爲誌。後歲，此燕果復更來，猶帶前縷。女復爲詩曰：『昔年無偶去，今春猶獨歸；故人恩既重，不忍復雙飛。』」（南史·張景仁傳）這個故事，在賢弈一書中，就演成一個神話：「宋末姚玉京，襄州小吏衛敬瑜，衛溺死，玉京孀居，有燕巢梁間，一爲鷺鳥擊死，一孤飛徘徊，至秋止。玉京臂儼如告別，玉京以紅縷繫足曰：『新春復來爲吾侶也！』明年果至，因贈詩……自爾秋歸春來，凡六七年。玉京死，明年燕來，周章哀鳴，家人語曰：『玉京墳在東郭。』燕遂飛至墳所，亦死。每風清月明，襄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。」

這兩種誌認的方法，都爲女子所首先實驗；而且一爲宮人，一爲孀婦。大概燕子翩翩輕颺，呢喃蜜語，其行其止，都似情侶綢繆，因此淒涼幽怨的宮人孀婦，易於觸景生情，感動彌深。以下還有一個故事，可爲現在這個解釋的明證，雖然這個故事，似乎不是完全可信的。「長安富商任宗，爲賈湘中，數年不歸。其妻紹蘭，覩堂燕長吁曰：『我聞爾從東海來，往復必經湘中；我壻離家數年，欲憑爾附詩任郎可乎！』燕卽飛下，紹蘭作

詩一絕云：『我瘁去重湖，臨窗泣血書，殷勤憑燕翼，寄與薄情夫。』將詩繫燕足，燕遂飛鳴而去。時宗在荊州，忽有燕繞身而飛，止於肩，足有小封，乃妻所書也。宗感而泣下，次年歸。』（開元遺事）在這樣的故事中，我們實在不暇辨事之真偽，只覺這小小的玄燕，乃爲悲愁的使者，滿載着生離死別的辛酸，做了離人婦婦希望的象徵，所謂「翩翩堂前燕，冬藏夏來見，兄弟兩三人，流宕在他縣。」（古詩）人生不如意，誠禽鳥之若矣。

「金宣撫使田琢，字器之，從軍塞外，舍中有燕來巢，土人不識，屢欲捕之，琢曲爲全護。一日，飛至坐隅，巧語移時不去。琢悟明日秋社，燕當歸，此殆爲留別語也，因作詩贈云：『幾年塞外歷奇危，誰謂烏衣亦北飛。朝向蘆陂知有爲，暮投茅舍重相依。君憐我處頻迎語，我憶君時不掩扉。明日西風悲鼓角，君應先去我何歸？』遂爲蠟丸繫其足上。又數年，爲潞州觀察判官，一日，坐廨舍之含翠堂，忽雙燕至，一飛檐戶間，一上視屏，諦視卽前燕也，其蠟丸尙在。」（中州集）這雖然不是一個女子，但也是一個塞外旅客，滿含着離緒別衷，無怪他對於燕子，也有這樣真摯的情感了。

五 雙燕與雙燕離

由上看來，雙燕極能動人感興；他那翩翩自如，翱翔無羈的精神，實足爲人所羨慕。詩歌是情感的表現，所以雙燕遂爲最廣用的詩歌材料：

「雙燕戲雲崖，羽翰始差池。出入南閨裏，經過北堂陲。意欲巢君幕，層盈不可窺。沈吟芳歲晚，徘徊韶影移。悲歌辭舊愛，銜泥覓新知。」（鮑照：詠雙燕）

「雙燕有雄雌，照日羽差池。銜花落北戶，逐蝶上南枝。桂棟本曾宿，虹梁早自窺。願得長如此，無令雙燕離。」（蕭綱：雙燕）

「漢宮一百四十五，多下珠簾閉瑣廳。何處營巢夏將半，茅檐煙裏語雙雙。」（杜牧：村舍燕）

「豪家五色泥香，銜得營巢太忙。喧覺佳人晝夢，雙雙猶在雕梁。」（李中：燕）

同樣的詩歌，列舉起來，不難寫錄五頁十頁；暫且丟開，再讀一首詞罷：「過春社了，度簾幕中間，去年塵冷。差池欲住，試入舊巢相並。還相雕梁藻井，又軟語商量不定。飄然快拂花梢，翠尾分開紅影。芳徑芹泥雨潤，愛貼地爭飛，競誇清俊。紅樓歸晚，看足柳昏花暝，應自棲香正穩，便忘了天涯芳信。愁損玉人，日日畫欄獨倚。」（史達祖：雙燕·本意）「愁損玉人，日日畫欄獨倚，」這就是詩人見燕而興感的原由了。「歡樂極兮哀情多，」樂極則悲生；雙燕果然是我們所十分羨慕的，但又安能保證牠們永遠平安，沒有變故而致分離呢？分離的雙燕，豈不和離人孀婦，同樣的悲苦了嗎？請預備一些同情之淚，來讀下面三曲的雙燕離之哀音：

「雙燕雙飛，雙情相思，容色已改，故情不衰。雙入幕，雙出帷，秋風去，春風歸。幕上角，雙燕離。銜羽一別涕泗垂，夜夜孤飛誰相知。左迴右顧還相慕，翩翩桂水不忍渡。懸目挂心思越路，縈鬱摧折意不泄，願作鏡

鸞相對絕。」（沈君攸）

「雙燕復雙燕，雙飛令人羨。玉樓珠閣不獨棲，金牕繡戶長相見。柏梁失火去，因入吳王宮。吳宮又焚蕩，雖盡巢亦空。憔悴一身在，孀雌憶故雄。雙飛難再得，傷我寸心中。」（李白）

「雙燕營巢時，雙飛復雙語，輕盈柳陌風，振迅芹塘雨。巢成近繡幃，雙宿更雙飛。爲豪主人愛，不信有睽違。四月溫風起，榴花發紅蕊，拾蟲還哺雛，出入無停嘴。五月教雛飛，繞巢舞烏衣；側避蛛絲過，斜縈柳線歸。六月雛翼老，分飛各相保。脈脈傍珠簾，依依集蘭棹。世事有轉旋，陵谷一朝遷。昆明廢劫火，甲第化歛煙。帝睡驚飛出，塵沙兩相失，生死不得知，孀雌從茲畢。回看舊主人，粉黛成灰塵。天高雲渺渺，海闊波鱗鱗，荏苒朝還暮，惇惇向何處？毛凋半夜霜，淚滴三春露，露寒霜又濃，憔悴不成容。同心諒難隔，魂魄終相從。」（劉基）

「懸目挂心思越路，縈鬱摧折意不泄。」「憔悴一生在，孀雌憶故雄。」「荏苒朝還暮，惇惇向何處？」這些，豈特是燕的惆悵而已。

在詠燕的詩歌中，我們更可以看出古人對於燕的態度，如云：「繡戶珠簾有路歧，別時嫌早到嫌遲。主家只解憐毛羽，澆盡雕梁不自知。」（李東陽）「底處雙飛燕，銜泥上藥欄。莫教驚得去，留取隔簾看。」（范成大）「雙燕」這都是一種欣賞的，玩藝的，感情的，文學的，愛護憐惜的態度。從來對於燕子，不加些微的擾害，任其巢居家屋，一部分的緣故，大概就在於此。另一部分的緣故，則爲迷信。舊記載說：「蛟龍嗜燕，人食

燕肉，入水爲蛟龍所吞。」（本草綱目）因爲這樣，人所以就不會捕虐燕類。現在的俗傳，則以捕燕易染癩瘡爲說，用以禁止兒童對於牠們的虐殺。真正原因，大概還是因爲牠身輕肉少，不足供食用；羽毛等物，亦一無應用；因此我們殘暴的行爲，不致及於牠們。文化程度稍進，迷信的壁壘，即易崩頽；我們要澈底瞭解燕爲益鳥，真實地加以保護才是。須知要在我們的保護之下，方才能夠見到牠們翩翩飛翔的可愛的姿態呢。

六 趙飛燕

漢成帝時，有一個童謠，云：「燕燕尾涎涎，張公子，時相見，木門倉琅根。燕飛來，啄皇孫，皇孫死，燕啄矢。」據說這童謠所說，後來竟一一應了事實：「成帝爲微行出遊，常與富平侯張放俱，稱富平侯家人。過河陽，主作樂，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，故曰燕燕尾涎涎，美好貌也。張公子謂富平侯也。木門倉琅根，謂宮門銅鐻，言將尊貴也，後遂立爲皇后。弟昭儀賊害後宮，皇子卒，昔伏臺，所謂燕飛來，啄皇孫，皇孫死，燕啄矢者也。」以飛燕爲名，並且又有所謂童謠附帶着，這是很易於使我們，極感興趣地要明瞭其究竟的。但現在我們並不顧考證她的事跡，因爲在正史上，關於趙飛燕的記載甚少，留存到現在的傳說，已是文學化的箭垛式人物；所以我們還是一讀飛燕外傳，以認識小說中的趙飛燕罷：

「趙后飛燕，父馮萬金……江都王孫女姑蘇主，嫁江都中尉趙曼，幸萬金……萬金得通趙主……產二女，歸之萬金，長曰宜主，次曰合德，然皆冒姓趙。宜主幼聰悟……長而纖便輕細，舉止翩然，人謂之